

梅纽因
访谈录

[美] 大卫·杜波 著 曹利群 译

Menuhin
Musician

世界大音乐家访谈录丛书

东方出版社

梅 纽 因

访谈录

[美] 大卫·杜波 著 曹利群 译

東方出版社

策 划 刘丽华
主 编 焦东建 董茉莉
责任编辑 刘丽华
装帧设计 曹 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梅纽因访谈录 / [美]大卫·杜波著; 曹利群译.

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04.2

世界大音乐家访谈丛书

ISBN 7-5060-1594-3

I. 梅 II. ①杜…②曹… III. 梅纽因—访问记 IV. K837.1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9651 号

书 名	梅纽因访谈录 MEINIUYIN FANGTAN LU [美]大卫·杜波著 曹利群译
出版发行	东方出版社 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)
邮购地址	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
邮购电话	(010)65250042, 65289539
印 刷	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版 次	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7.125
字 数	120 千字
书 号	ISBN 7-5060-1594-3
定 价	22.00 元

此书中文版由William Heinemann出版社授权东方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, 特此感谢。

© David Dubal 1991.

图字: 01-2001-0358 号



前言

一个冬天的早晨，我坐在 WNCN 广播电台的办公桌前，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。就在这时，我一眼看到一叠没有放回架子的唱片，最上边的一张是埃尔加的小提琴协奏曲，由耶胡迪·梅纽因演奏，博尔特^①指挥。记忆中这个演奏非常出色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过它了。当时的心情正好适合听这种音乐。乐声响起时，我一下子沉醉于慢乐章梅纽因那天使般的演奏中。那种另人着魔而又具有浪漫激情的演奏正是梅纽因的拿手好戏。

一阵让人讨厌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美妙的幻境中唤醒。电话里清亮的嗓音是安吉莱斯·布鲁诺，纽约最出色的音乐节目策划人。

她说：“大卫，你有兴趣和耶胡迪·梅纽因谈谈吗？他星期四来纽约，想跟你聊聊。说不定你可以采访他一下，做个节目？”

我忘了告诉安吉莱斯我正在听梅纽因的唱片，竟然脱口说：“安吉莱斯，星期四我没时间，我忙得要命。”

“那太遗憾了”，她的话里充满了沮丧，用行里人的口吻说：“也许我们可以另外安排一个机会。”



当我转身去调高唱机的音量时,梅纽因的慢板就要演奏完了。波德莱尔的一段话一下跳入我的脑海:“突然间,帕格尼尼狂烈的琴弓奏出的那种颤音,慢慢地消融在空中。”不知怎么的,这突如其来的片言只语让我如梦方醒,我自言自语说:“梅纽因星期四要到这儿来,而我竟然没有时间和他谈话?”

我飞快地拨通了安吉莱斯的电话,让她星期四带梅纽因来。她十分高兴地说:“他会从机场直接过来,两点钟到。”

星期四那天,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兴奋。虽说许多音乐界的名人都到电台来过,但梅纽因是一个传奇的人物,每个人都想跟他握握手。

梅纽因来得非常准时。他是一个谦恭有礼的人,丝毫没有露出长途飞行后的疲倦。采访前他欣然满足了大家的要求,在唱片的册页上题字(也许是第一百万次给人签名),拍各种照片,所有这些带着一些不经意的优雅和温厚的耐心。

然后,我们进入录音室进行采访。通常,这类采访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够了。不过是做一个带音乐的专题节目。可当一个小时过去后,我才意识到眼前的采访决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。一小时变成了两小时,很快又是三个小时,最后成了五个小时。很少碰上这种情况,一位音乐家天生擅长表达思想,就像表达音乐一样自然。在那几个钟头里,只有寥寥几个工作人员待在我们身后的录音室里听他谈话。我专注地听着,不时提出些问题,以便把谈话继续下去。

梅纽因

梅纽因



在长时间的采访中,梅纽因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座位。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些乳酸菌饮料,但他几乎没有动过。他很健谈,对他来说,讲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似乎是很重要的事。他愿意表露自己的真性情,甚至把这当做自己的责任。五个小时过去了,他竟然没有丝毫的倦意。

随后,我邀请他一起去吃饭,但他婉拒了。他说要去下榻的宾馆给妻子戴安娜打电话,也许她在挂念他。他对这次访谈相当满意,不由得连声称道:“你真是我的鲍斯威尔^②,竟然让你发掘出那么多东西,差不多都是新材料。也许我们应该为这次访谈出一本书。”这句话便成了现在这本书的起因。尽管他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,但那以后,我们还是安排了访谈的时间,不断继续着我们的话题。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,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会面,有时只有一个小时,会面或是在华盛顿、纽约的饭店里,或是在大都会剧场前排的观众席上。

梅纽因的人生旅程是不平凡的,就像魔毯上的阿拉丁神灯,他用自己的小提琴做“飞毯”,走遍了世界各地。他摆弄起手里的乐器来让人着迷,也让人感动。崇拜他的人也许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位小提琴家。他的演奏已经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,他的名字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,既顺利地度过童年时期,又在成年以后取得巨大的成功。他善于表现自我,面部表情总是那么得体,看上去有一种虔诚的感召力,在公众面前总是表现出 19 世纪的气质,让人联想到他是个浪漫的、具有精神领袖风



范的伟大的音乐家。

在纳粹德国的恐怖时期,艺术抵挡住了在它的声誉面前无法忍受的衰落。我们都懂得,一个艺术家并无回天之力,大家也都遭受过或许是由于失去了天真质朴而带来的痛苦。然而,作为人类的杰出代表,艺术家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观念是值得骄傲和令人鼓舞的。作为人类的大家庭,难道我们不为达芬奇、米开朗琪罗、贝多芬和其他艺术巨匠感到骄傲吗?难道那些艺术家不正是人类历史的一面不同凡响的镜子吗?今天,那些具有远见卓识和人道主义情怀的、代表公众的伟大艺术家越来越少了,而梅纽因则是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伟大音乐家。他激励人们疗救心灵的创伤,唤起人们的艺术精神。他获得了一种哲学的境界,这种境界孕育出李斯特、布佐尼、帕得雷夫斯基^③、施威策^④,以及李斯特的老师埃乃斯库。

梅纽因的艺术不是自私的饕餮之徒,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。他对音乐有着无穷无尽的探索精神,在演奏上有着孜孜不倦的渴望,对于他来说,音乐是一种纯粹的爱。梅纽因是那种程式化的对立艺术家的化身,至少是“半疯狂”的艺术家。同时他又证明,艺术家并不需要神经质。实际上,艺术只有作为健康人格的一部分,才能令人慑服。梅纽因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,正因为这样,他才显得卓越高尚,才会取得世界性的成功。他很在意自己的物质存在,也看中对周围的人的道德的责任,不论是音乐会的听众还是自己的家人。他痛切地感觉到,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正在四分五裂、每



況愈下。

梅纽因还掌握了最关键的秘诀,就是如何利用时间。他的时间之轮转得比谁都快,他的生命决不仅仅是 75 岁。只有最真诚的人才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。如此,他才能播下许多种子。正如杜瑞尔(Laurence Durrell)所说:“梅纽因热诚地代表了人的高尚的一面,而羞于摆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架势。从没有像他那样的社会名流,尽量满足人们如此繁多的要求而不计回报,各种各样的活动占满了他空余的时间。”

梅纽因有着永不疲倦的好奇心,正如他所说,“我想要了解世界上的每一种现象。”吉伦·古尔德曾建议梅纽因去访问“加拿大北极圈的边民聚集地”。古尔德写道:“我毫不怀疑,他回来时将会带着一大堆人种学图表、爱斯基摩语速记法改进系统概要,以及详细记述在贫瘠地区驯鹿营养不足的讲义稿。”

当然,梅纽因的名字将作为小提琴大师而存在,他的大量的唱片和录音已成为小提琴艺术宝库中的一部分。作为一个阐释者,他有一种罕见的天赋,能够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作品中并在指间表达出来,借此能够联系听众,使他们成为演出的一部分。布朗热^⑤(Nadia Boulanger)曾这样描绘梅纽因的独奏音乐会:“这是一场非常出色的音乐会。他多次返场,最后的曲目是勃拉姆斯的D小调奏鸣曲的慢乐章。你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有些段落的完美是无法描述的。所有在场的人都被一种同样的情绪紧紧地抓住,现场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沉寂。每个人都领悟到了,感受到了,无不为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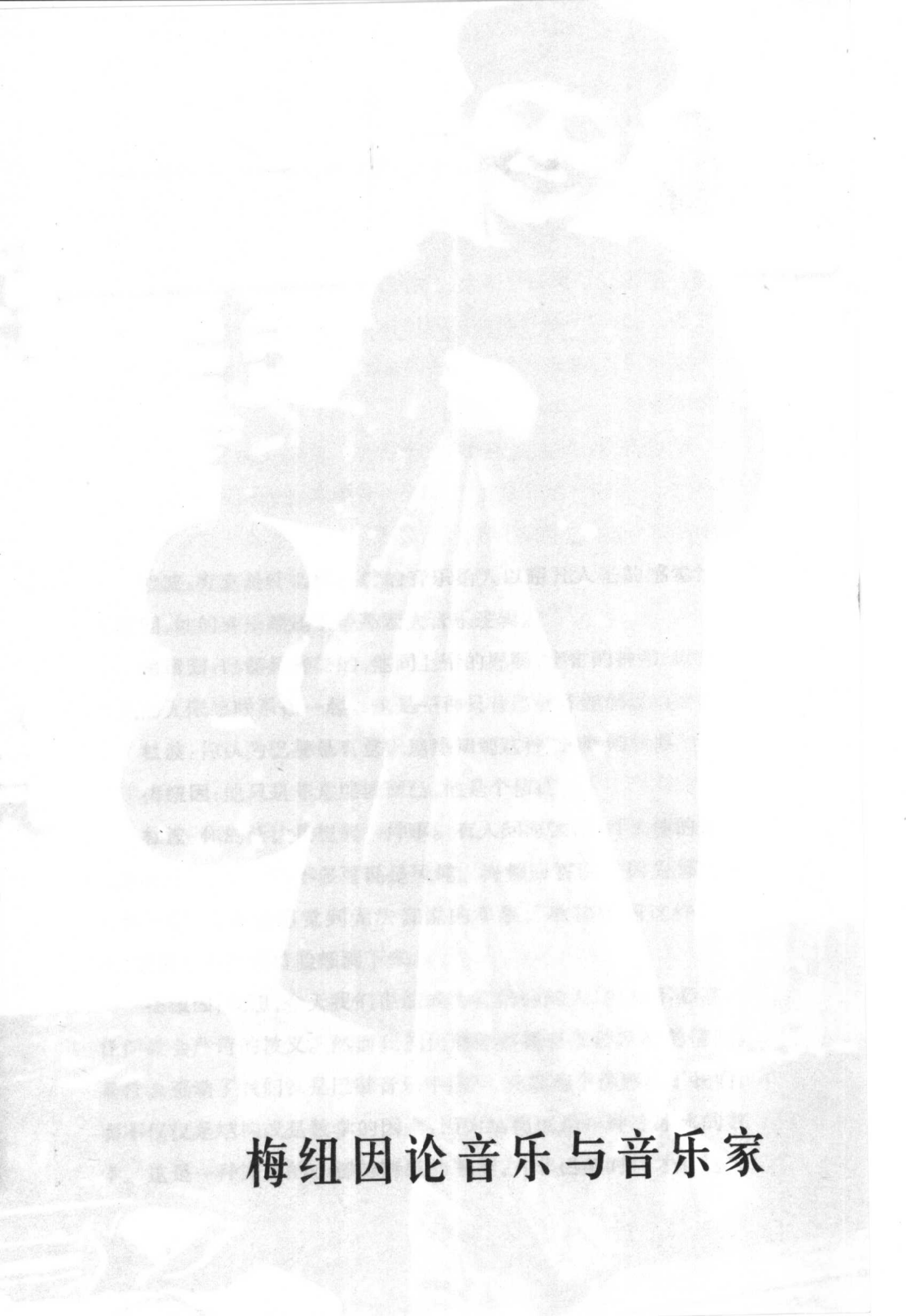
之动情,无不深入到梅纽因的情感世界之中……”

梅纽因从童年起就具备了这样一种素质。甚至就在那时,他的演奏就远远超过了成年人的理解。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单纯(至今完好无损),爱因斯坦因之而宣称:看见了孩子,他才知道有上帝。

我不能不说说其他人的赞美之词,斯坦纳(George Steiner)这样说:“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梅纽因的灿烂光芒,不仅是他身边的人,也包括坐在音乐厅最后一排的观众们。他那和蔼可亲的仪表,简朴高雅的举止,都是演出成功的重要因素。然而,音乐的力度有赖于深刻的表达。对于音乐的阐释,梅纽因既能呈现出作品的原意,又能成为作品的化身。听他独奏巴托克的奏鸣曲,或是演奏埃尔加的协奏曲,哪怕是坐在很远的距离,或是听一张老旧的唱片,也会让人诧异,那种特殊的亲近感一下子就能抓住你,从而体现他的完美的风度。这种风度带着一个高尚的灵魂与这个世界偶然相遇。”

75岁的梅纽因身体好得出奇,虽说有些消瘦,穿着却是整齐高雅;举止文质彬彬却从不傲慢待人;嗓音亲切和蔼,令人愉快;风度翩翩而极具感染力。他总是毫不拘束地表达自己,也能热诚地倾听别人的诉说。对他来说,对那些外表略带高傲的人屈尊俯就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各种话题,随心所欲,从容不迫。

梅纽因与夫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幸福的。他的妻子戴安娜充



梅纽因论音乐与音乐家



杜波:究竟是什么使巴赫的音乐给人以超凡入圣的感觉?毫无疑问,他的音乐超越了他那宏大音乐逻辑。

梅纽因:巴赫是神秘的,他同上帝的恩赐、宇宙的神明,以及超自然的无限感联系在一起。这是一种只有巴赫才能创造的境界。

杜波:你认为巴赫是有意识地感知到这种“神赐的境界”?

梅纽因:他只是非常虔诚而已,他是个信徒。

杜波:你的话让我想起一件事。有人问海顿,为什么他的弥撒曲如此令人欢悦,差不多可说是风趣。海顿回答说:“因为每当我想到上帝,我总能感觉到无法言说的幸福。”歌德听到这件轶事时,眼泪止不住顺着脸颊淌下来。

梅纽因:我想,今天我们也能成为有信仰的人,但却不必遵从任何教会严苛的教义。然而我们仍然能够拥有那种宗教的情感。是什么感动了我们?是巴赫音乐中庄严、充实与平衡感动了我们,而不仅仅是结构或是数学的因素,因为结构也是一种冷冰冰的数学。这是一种完美的心智与情感的平衡,并非巴赫时代才有这种



说法。他代表了更伟大的情感与心智,使我们与自己的同伴团结在一起,而不是与我们的同伴相互分离。

杜波:我很喜欢你和肯普夫^①录制的贝多芬的唱片,他是个很难得的纯粹的艺术家的。

梅纽因:噢,是的是的,的确是这样。在所有和我合作过的钢琴家中,他在感情上离贝多芬最近。那种感觉就像贝多芬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似的。他可能稍微放得开一点儿,于是贝多芬对他说,“噢,那样很好,就这么做下去,我的朋友。”在对贝多芬作品的处理中,他有一种亲密感,这一点十分明显。那是一种许多年轻人所缺乏的自信,他们尊敬崇拜贝多芬并没有错,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像对待一个活着的朋友那样对待贝多芬。

杜波：他们是在解剖他。

梅纽因:是的,说的没错。换句话说,虽然他们演奏得非常优美,音色也很好,指法什么的也很利落,但这并没有什么意义。只有像肯普夫那样把自己的生命同贝多芬联系在一起,你所表达的一切才能具有真正的意义。

杜波：后来成为你妹夫的肯特纳^②，那位著名的钢琴家曾经说过，贝多芬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。那么对你来说贝多芬意味着什么？他超越了巴赫，超过了莫扎特？

梅纽因：当然，做出这种比较实在是太困难了。我想我理解贝多芬，特别是他的奏鸣曲和交响曲。然而我更想了解他那些晚期弦乐四重奏。那是一个特殊的世界，在那些晚期四重奏中有贝多



芬成长的道路。也许 50 年前,我的态度会毫不犹豫。我会说,贝多芬对我来说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作曲家。但生活给我带来了其他各种各样的音乐,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曲家。我不必把他们放到同一水平上去比较,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他们。不能没有巴托克、莫扎特和巴赫,还有舒伯特或是许许多多别的作曲家。

杜波:你怎么看待贝多芬与小提琴的关系?我们已经了解了他和钢琴的许多情况。

梅纽因: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钢琴作曲家。

杜波:通常钢琴家们会认为,贝多芬不是个很好的钢琴家。那么在小提琴方面呢?怎样理解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十首奏鸣曲的创作呢?

梅纽因:这些作品并不难处理,但它们首先是音乐,小提琴演奏技巧在其次。我发现贝多芬的音乐比其他音乐家的作品更具有象征意味。换句话说,它不是以形象取胜,而是每时每刻给人以启迪。通过象征手法,我觉得乐曲就不只是听上去很相似的音阶和琶音。

杜波:实话说,就像车尔尼^③写的练习曲。

梅纽因:确实如此。除非你能在这些谱例中发现精神上 and 象征性的含义,否则你就会不得要领。

杜波:我知道你在情感上更接近勃拉姆斯。

梅纽因:埃乃斯库非常喜爱勃拉姆斯。因为勃拉姆斯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教养的音乐家。他从不赶时髦。他属于后浪漫派,不